

解

春

集

文

鈔

解春集文鈔卷第三

錢塘馮景山公

論

召公論

三公下兼六卿周制也故周公以太師而兼冢宰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左周右召天地之官也此不獨成王時爲然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而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則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斷可知也或曰周公爲冢宰見於經傳召公爲司徒何徵也曰於詩徵諸召南及大雅於周禮徵諸地官

司徒而於尙書徵召誥請詳其說曰召南之詩十四率
美召公之教而於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有合焉吾是以
知召公之掌邦教也曰何也曰大司徒施十有二教皆
備於召南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采蘋采蘋是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陽禮鄭康成謂鄉射飲酒
之禮則射禮所云天子以騶虞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
采蘋是也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
和則民不乖鵲巢草蟲標有梅野有死麕何彼襍矣是
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
慎德羔羊是也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甘棠是也七

日以刑教中則民不疏行露是也八日以誓教恆則民不怠殷其雷江有汜是也九日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小星是也十日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二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蓋已包於騶虞一詩而化成矣吾故曰召南之詩十四而備周禮十有二教則召公之爲司徒也奚其疑抑司徒之屬有保氏書敘曰召公爲保疑其先蓋嘗爲之而其後位三公遂以太保領司徒之職其專以教王爲事大雅篤公劉以下三詩可觀也且六德六行隱括於馮翼孝德之言非司徒而何鄭注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視賈誼新書保保其身體之說較進更

可信者騶虞爲鵲巢之應是教之成也司徒之職以阜
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今五豨茁葭蕃毓
何如哉夫惟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又有土
會辨物土圭測景之法與夫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
政令故成王欲宅洛邑而使召公先相宅職固宜爾不
然其奚不先周公也周禮又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是則作大邑以服
土中皆司徒職也召誥得卜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豈非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之左證哉召旻之傷饑

僅歲旱而荒政保息無聞焉故見其意於卒章曰昔先
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蓋曰今無召公之爲司
徒也云爾周公薨召公乃以太保兼冢宰吾又取徵於
顧命而闔百詩曰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
官乎故詳論之如此

僖負羈之妻論

世皆稱僖負羈之妻勸其夫蚤自貳爲有先幾之哲烏
呼妻勸夫貳何以事君此其所以胎禍也爲僖負羈計
者方曹君之無禮於晉公子時則宜盡規匡救三諫不
聽以其族行可也而乃婦言是聽包藏貳心饋餼實璧

是圖私交而忘國恤也可謂忠乎卒之施未及報而天
假手於二夫魏犢一怒而燔之其族無噍類矣狐突有
言策名委質貳乃殛也天之降殛於僖負羈如此其酷
者乃所以垂戒萬世之爲人臣者也若皆蚤自貳而可
以免難其孰不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乎鄭詹勸殺重耳
及據鼎耳而號晉卒厚禮而歸之蓋忠以事君天之所
佑也傳不云乎謀及婦人宐其死也僖負羈有焉詩曰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吾於僖負羈之妻信之矣

秦論

秦自用兵滅六國其兩軍殺傷相當者皆不計計其大

者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

秦殺三晉之民數百萬而其斬首虜之可數者坑長平

前後斬殺攻伊闕斬首二取陽城負黍及趙縣斬首虜

四十五萬華陽斬首十三萬平陽斬首十萬丹陽八萬宜陽六萬修魚八萬

石門六萬之戰又百三十餘萬自古取天下殺人之多未

有如秦者也而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之言其不

信矣乎吾嘗考秦得天下之由及亡天下之速平定其

功罪乃知功莫大于不淫罪莫大于好殺何也春秋列

國之君以好色荒淫殺身亾國者不可勝數奪人妻亂

人女宣淫于朝烝報于宮其禽獸行之尤穢者衛納子

婦齊通女弟新臺敝笱狐綏之詩聖所深誅垂爲世戒
而秦之諸君有一於是乎始秦用戎俗男女無別孝公
大變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此與王之本
也桀放以末喜紂殺以妲己幽滅以褒姒夏書曰內作
色荒末或不亾秦由是道世守弗替卒爲天下雄故卽
后有爽德而君無愆淫雖以始皇之剛戾而於巴寡婦
清則客之特爲築臺表貞則其治之所尚可知矣刻石
會稽之頌曰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猥
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六
國之君未有及此者也雖欲無王得乎傳曰貪色爲淫

淫爲大罰蓋淫之罪浮於殺矣是何也殺人者賊其一身而止淫則僇辱及其人之三世焉然則秦所以得天下由於不淫非嗜殺也光武至邯鄲劉林進說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荅去之真定不嗜殺人果一天下秦唯嗜殺乃其所以速亡也孟子不云乎由其道不變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秦二世而亡之效也其言信

藺相如論

或問藺相如處知勇可謂兼之乎余曰相如明於小而闇於大非智勇於氣而懦於理非勇是固戰國一節自

好之士而未達大臣之道也秦昭王聞趙有和氏璧願
易以十五城趙王問計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夫
不計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第較量於強弱間是先屈
於秦矣既畏秦而許卽何愛一璧以予秦令趙璧入而
秦城不償是曲在秦也外結強鄰之驩而內固吾圉且
使秦負不信之名於天下而天下共直趙玩好去政令
脩則釁無從而起趙何自而亾哉不知出此乃請奉璧
以往及秦王傳示美人左右時卽無意償趙城未嘗明
言也相如乃詭辭取璧怒髮睨柱失使臣禮秦王辭謝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則既有成言矣

而又聽其齋戒設九賓昭王固未嘗負曲也相如顧使
從者懷璧閒歸而自束身面謝欺秦之罪於庭若欲弗
予則如不來既奉璧來而又給璧反秦未欺趙而趙欺
秦相如不直甚矣幸昭王雖貪未若始皇之暴卒賢相
如而厚遇之令昭王怒數使臣之詐立斬於前然後遣
一將提十萬師壓趙境責以欺秦失約之罪趙且無辭
而秦出師有名趙之亾可立待也其後秦伐趙拔石城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璧之賈禍可知矣至若澠池之
會強一擊缶不懌而罷自是邯鄲圍武安振長平阬無
歲不戰無戰不北禍實始此孰謂相如智勇哉昔王孫

圍尙輕白珩之寶齊威王不貴照乘之珠趙徒以一璧
故怒鄰啓釁兵挫地削卒以亾國惜乎相如有叱秦之
勇讓頗之智其於講信修睦綢繆思患之道未之講也
子長乃謂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夫
棄有用之身而輕投無益之一死賢者不爲也或謂相
如能保其必無死故毅然敢爲此殆不然相如非素能
重趙也方是時爲宦者舍人未知名而廉頗爲趙良將
位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戰比有功秦之不致法相如
特以廉頗在耳後趙信秦間以趙括代頗將是時相如
雖病猶與聞其事國之安危民之存亾繫焉相如不能

強諫而第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明知其不可不力爭之藉令一再諫不聽則舉向之欲以頸血濺秦王者而伏劔於王之前未必不悟顧乃蓄縮坐觀奄奄待斃老將智而耄及之則是視四十萬人之命不如一璧之重也豈不悖哉昔韓起聘鄭求玉環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卒弗與相如之識既出子產下次亦弗如太叔子羽吾故曰鬪於

大而懦於理也戰國材不逮春秋遠矣

漢高帝論

漢高帝智主也然周於顯而忽於微所及者小而失者大吾嘗謂其天資最高惜不學耳眉山蘇洵反是說而著爲論獨以太尉屬周勃爲智之大而木強其人焉譏吁胡言之易帝之謂勃可屬大事第以其厚重少文未嘗知有呂氏之禍也史記孝惠六年置太尉官始以命勃藉帝旣前知其禍而復以語后是帝先不密其機而俾構禍之人得操隄防以制其後勃將謀自全之不暇而劉氏復誰安哉且夫呂后所以能禍漢者誰召之帝

實召之曷以謂帝召之帝愛戚夫人甚遂欲廢太子立其子趙王如意大臣諫不聽呂后恐不知所爲乃使呂澤劫留侯畫計致四皓輔之乃安夫呂后與帝攻苦食

啖

淡同見史記叔孫通傳

共患難顛沛以定天下太子仁孝旣嫡

且長一旦以愛欲易之帝不明實甚旣愛其所私愛而棄妻以及其子又何怪乎妻之愛其所當愛而庇其黨以毒夫之妾哉故曰召呂氏之禍者帝也帝朝廢太子必夕去呂后蘇子獨謂帝知其禍而勢不可去嗚呼其亦悖於理矣譬之讎者藏白刃而伺吾之隙吾旣已知之則反其刃先焉禍乃已如養其未發之讎而又旁求

復讎之人勢必讎未復而身爲戮雖愚夫不爲會是以爲智邪帝誠慮異日必有武庚祿父之變計所爲豪奴悍婢足抗弱子者皆及身誅夷殖醢無俾畱種自以爲天下之禍息矣及不旋踵而患生肘腋牀第間夫固其所不及料者也語云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高祖有焉是蓋能周於顯之小而不能及於微之大者不學之蔽也於是聞樊噲欲滅威氏立命於軍中斬之甚矣帝之蔽也蘇子曲爲之說曰帝必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嗚呼內寵竝后嬖子匹嫡亂之本也帝且甘心一女子亂天下不顧棄妻子弗恤而遑念功臣善

養生者未病先藥毒於何有而又豫求良醫以備不虞
詎曰吾毒不至於殺人姑釀成焉以試醫者不幸醫先
吾毒以死則維汝自生毒以自災於厥身悔何及矣史
稱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
燕居深念及用陸賈策始交驩太尉及呂祿呂產作亂
關中賴朱虛侯首先斬產而平勃乃得盡誅諸呂安在
其能遺其憂也然則智者爲高祖計將若何曰敦倫遠
色盡善矣抑非帝所及也下此則莫如袁盎之言漢文
帝所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進諫曰陛
下所以爲之者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文帝

悅慎夫人亦賜盜金使高祖智及此愛戚姬如文帝之於慎夫人則尊卑之序明禍安萌矣又使呂后有竇太后之賢戚姬同慎夫人之遜而諸呂外戚亦如竇長君少君近長者以學爲退讓君子則且無憂而尚何勞勞焉屬人而遺之哉智若高祖不好學遂至以欲勝義幾爲亡秦續貽天下笑故君心當去蔽蘇洵學者也執其私意尙論古人繆舉大不智之事而猥曰高祖暗於小而明於大至此乃見則又蘇子蔽於學也

范增論

蘇子瞻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吾意不然

秦所以速亡鉅鹿之戰也戰鉅鹿而勝羽將之也羽得引兵疾渡河九戰而大破之者殺卿子冠軍而代將也不殺宋義則羽不得將羽不將則鉅鹿之戰必不勝戰不勝而秦亦不速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其興也如火焰焰增曷爲去哉且宋義之不能軍也審矣久畱安陽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當誅也微獨羽雖沛公亦必斬其頭於帳中亡秦之機實決於此故君子於殺宋義事皆爲羽功不爲羽罪也史稱增年七十好奇計吾謂增老悖人耳凡爲羽計皆左何也沛公來鴻門止從百餘騎而餘兵在新豐號稱百萬此何異一跛牂入羣虎

之穴其滅也易增果能用奇第伏萬弩於酈山芒陽間沛公閒行將安逃死明知君王爲人不忍而顧欲坐上擊之邪一夫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不敢止五人閒行至霸上百萬之眾不能防沛公君臣一出入如履無人之境安在增能奇計也然則增宜何時去吾以爲當在新安院卒二十萬人時羽逆天道失人心塚下之已職此矣寧有嗜殺如羽而能一海內者乎沛公嘗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禽吾謂雖用范增無救於敗增卽不去羽亦必已是不能當陳平矧敢望三傑也哉

范增論二

蘇子又謂羽弑義帝非增之意此大不然增所欲以爲君者惟羽耳義帝約先入關者王之而增勸羽必殺沛公羽不聽迺拔劔撞斗曰唉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不曰義帝而曰項王增之心無君久矣昔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而弑之而春秋經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氏傳曰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誅是意也雖謂江中之弑增與謀焉可也且夫心不可負而取天下必以義天下斷無負心不義之人傑也苻堅敗奔慕容垂垂子

寶勸殺之垂曰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還更待其覺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大哉斯言增愧之多矣垂又謂弟德曰如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噫道明亦人傑也哉

四皓論

天下之大計隱於幾先雖有謀臣策士當局茫然而惟處身事外老於觀變者偶出而圖之有以爭天下之先而保持其後吾嘗觀於新城三老之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商山四皓之說建成侯無使太子將兵此二者實

關漢有天下之大計而獨發於山澤隱逸之倫漢廷可謂無人矣或乃疑四皓爲神仙者流固非卽比於侯嬴田光之徒亦非四皓蓋天下士爲戰國羣策之雄而魯仲連之匹也夫高帝欲使太子將兵擊黥布漢臣未聞有起而爭者四人獨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告以禍患甚詳而教其急請呂后承閒之言甚具於是太子得無行此所謂爭大計於天下之先者也器將墜有人蚤持而奠之可久安一跌不收非闕則碎夫太子將兵是晉獻申生之覆轍也方是時或氏之謀深於驪姬黥布之鋒銳於皋落而良

平諸臣曾無一人爲里克者深山野老應聘而來坐席未煖卽建儲君不拔之基其潛慮密謀動中機要豈非策士之雄哉雖然高帝之欲廢太子也以其仁弱不類己恐萬歲後卽漢業不全也今教呂后云云無乃益示太子弱乎帝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歸而愈欲易太子是其驗也然而四皓不徒爭其先又能持其後其對帝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而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明解其不類己之嫌而陰示以仁弱有得人心安天下之勢帝乃憬然悟爽然失也遂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誓之啓箴者必契其牡始開否則愈窒矣此豈叔孫通輩徒陳古義迂言闊論可同日而語者哉

薄太后論

薄昭殺漢使文帝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於是魏文帝司馬溫公之言主於當殺至程子始有存昭以慰母心之議景獨以爲不然漢高約法三章首日殺人者死煌煌祖訓誰敢違之且帝之得立也大臣鑒於呂氏彊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立之恐復爲呂氏淮南王少母家又惡於是皆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立長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今昭殺漢使惡戾著矣虎冠

成矣大反乎君子長者之所爲而重失平昔仁善之望大臣必有震動不安者此而帝復以私恩赦弗治非惟漢法不行而大臣離心非所以安社稷也觀於絳灌之謂竇長君少君而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故外戚作威乃大臣之所深懼者也則昭之罪其尙可以議親宥哉雖然如太后何吾以爲此蓋出於太后斷然行法之公心不肖爲昭末減帝乃稟命奉行耳何也帝性至孝且仁必不重違母心而果於致法有如昭伏法而太后哀傷此憂在帝也而昭不得誅又或羣臣往哭太后聞之怒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則帝又當免冠謝

而昭不得誅及昭自殺太后不聞有違言吾於是深服其賢大過乎竇太后之於梁孝王王太后之於田蚡故帝得以斷然行法而無所畱憾於其間不然周勃繫急太后且以冒絮提帝矣人情孰不愛其同產顧曾無一言營救何哉勃無罪昭有罪也藉令太后溺私恩廢公法如竇王之所爲則帝屈法全孝豈不若景武而智又豈出田叔下邪吾故論著之以爲母后法

范張論

金鄉范巨卿與汝陽張元伯約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刻期至日元伯白母具雞黍待之母曰千里結言

何期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是日果至馮子
曰乃其母之言是也其約非也後二年爲期無可非也
而必刻期立信則未爲是也何也兩人居異地非可朝
發而夕至約在二年之後而地隔千里之遙其間人事
變遷疾病不時皆難逆料必刻日以示信設兩人於二
年後有君親大命奉以他往行者不及來居者不得俟
必廢大命以踐小信否邪卽料萬無其事而後出此然
道路舟車遲速之故果能自主乎假使舟阻風濤陸驚
豺虎必試險以赴吾信是匹夫之諒也幸而疾矣必故
遲之以如期是示友以欺也後卓恕與諸葛恪千里期

日以身試險豈非好奇之過哉然則與友期可無信乎
日不然期其時可也必期其日不可也故傳曰復言非
信也有子曰信近於義義宜也二年之久千里之遙刻
日以爲期不宐孰甚焉嗚呼以吾觀二賢之爲其有憂
患乎君子履之小人視焉吾是以終賢一子也亦所以
愧世之面朋不心及久要而忘平生之言者

陳蕃論

陳蕃年十五庭宇蕪穢父友薛勤謂曰孺子何不洒掃
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馮子
曰陳平宰分社肉甚均而日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蕃

之卒不能掃除天下也卽於一室蕪穢覘之矣昔衛武
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而望其交戒我烏有童年
荒惰如是而能成大業者乎且其言夸意肆亦非謹幼
儀對父執之禮也大雅抑之四章近自庭內遠及蠻方
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
無不飭小心敬慎而後可以當大任叔孫昭子之館雖
一日必葺其牆第五倫郭林宗所過逆旅輒爲葺除而
去古之君子類如是爾吾觀蕃之爲人忠毅有餘而深
謀遠慮不足其請誅中官疏云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
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洩言速禍豈不老諄哉謝元北

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元於履屐閒無不當其任溫於菑博不必得則不爲楊誠齋曰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斯言也予於陳蕃信之矣

李絳論

大臣之正己以有爲也莫大乎惟理是主而不爲苟同所主正則賢者附不爲苟同之論小人將孤立而無所與以無與之孤勢當賢者之眾附又遇明天子多信其言行其道小人不敵君子勢固明矣於是思有以中之

使君心疑而賢者退莫過於朋黨之說進吾觀唐李絳之相也在元和六年十二月而其罷以九年春正月首尾裁二年絳何求退之速而憲宗何任賢之疎哉絳自爲翰林以至入相無言不聽君臣相得之美史不絕書惟帝亦曰吉甫專爲說媚如李絳眞宰相也至八年夏六月大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而絳與盧坦皆以爲不可會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乃帝卒用吉甫策而徙受降城於天德軍蓋至是而絳之求去決矣何也無故而蹙國二百里愚人不爲以憲宗之明違眾而獨行之是固憐吉甫而忌絳也吉

甫在相位十年言計鮮效而絳謀謨日驗君子怙焉帝
固疑其黨矣及盧坦周懷義與絳同憲宗必曰是皆黨
彼吉甫之計無與協同必又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明
年絳罷而吉甫在相位終其身此元和之治所以衰也
且絳固帝之所畏也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
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以吉甫之婉媚形絳之剛
直帝固便彼而憚此矣帝嘗謂絳曰人言外間朋黨太
盛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
以此譖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亾也願陛下深察
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

之非黨邪絳之言明且切矣而帝卒不悟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吐突承瓘出而絳相絳一罷而吐突承瓘入矣故綱目謹書之見君子不與小人竝在於朝而又以病帝任賢之疎也絳之賢不得久於相位承瓘之惡不使久於外服是皆姦人朋黨之論中之也自是牛李鸞成固結而不可解以迄於亡嗚呼絳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矣

陸秀夫論

帝昺既立播越海濱左丞相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進講世有議之

者曰迂乎哉是不知通變者結繩不可理亂秦之緒干羽豈能釋平城之圍安有厓山播遷危急如是猶治經作博士邪馮子非之曰陸丞相何可輕議史稱秀夫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固知不徒講章句而廢機務也特以大道不可一日而忘猶飲食不可一日而絕觀其成旅中興天未絕宋之語至誠惻怛忠見乎辭及大勢已去事不可爲先驅妻子入海負帝同溺從容就義爲國增光蓋公之信道篤矣此所以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侯方域有言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

上與下兩失之此未爲知言者夫朋黨非能亡漢漢以不用朋黨而亡道學非能弱宋宋以不顯道學而弱使漢自光和以前舉海內人譽如三君俊顧之倫明穆盈朝官不失職宋自紹興以後講明忠孝大義發憤復讐任張韓劉岳桓桓熊羆不二心之臣以爲將用張浚父子朱熹師弟謀謨啟沃於廟堂之上以爲相至於秦賈韓史諸大姦一不柄用則可以唾手燕雲矣不惟不亡且可以昌不惟不弱且可以強其亡與弱者以錮朋黨而禁道學也咎專在上豈下之失哉如必以二者爲禍人國而禁錮斥逐之吾誠不知其國興衰若何抑人心

之不入於魑魅禽獸幾希矣陸丞相之所以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亦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聖人之言豈迂乎哉

周正改時論

周易革卦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筮祝曰膺更大命革殷是也一部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月遂疑誤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

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
 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辯而第先舉
 春秋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筆削純遵周正斷
 無可疑者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
 十月則雨雪宐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
 夏三月啓蟄也久矣則震電宐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一月十
 二月無冰也故書若正月泮二月融則無冰也宐定元
 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楊龜山云若以夏時冠月劉向以
當曰秋十月也一語較透
 為周十月今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焉繁霜

空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日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果六月焉則夏至亦過矣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有寅月而冬至者哉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天下有春分而冬至者哉此皆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略云爾噫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正朔以從夏時是干紀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子臣康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寧責賢者備而已矣

論凡十篇向刻解春集中今錄其一

解春集文鈔卷第四

錢塘 馮景山公

記

御書萱瑞堂記

小雅四牡之詩周盛王所賦以勞使臣者也先之以豈
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而卒乃設言其情以勞
之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詗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
公義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
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而范氏則曰臣之事上也必
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此王治之隆

也乃幸於今見之康熙己卯夏四月

皇帝南巡回馭止蹕於江寧織造臣曹寅之府寅紹父
官實維親臣世臣故奉其壽母孫氏朝謁

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厚會庭
中設花開筵

御書萱瑞堂三大字以賜嘗觀史冊大臣母高年召見
者第給扶稱老福而已親賜宸翰無有也今世使臣例
得養親官所既異於古者懷歸來諭之情而

今上以孝治天下推恩錫類合萬國之懽心以事

聖慈太和之氣翔洽宇宙白華華黍成遂其養臣則無

憂北山子則循彼南陔雖草木之無知皆欣欣有以自
樂固無物非忘憂之草調忿之花也矧聞曹公克孝令
母亦慈記曰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北堂之老顧而樂之
是家之肥也瑞莫大焉韓退之美董召南之孝且慈而
曰生祥下瑞無休期爲人子者誠知萱之所以爲瑞則
孝於其親者可知矣夫有母尸饗而上不恤其私則祈
父之詩作四牡所以爲王治之隆哉曹公屬景記之此
盛德事也景雖無文不敢以辭

庚辰

殿試紀事

康熙庚辰

殿試榜將發

上諭內閣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大哉

王言明必及遠賞不阿近杜徼倖之門申草萊之氣於是華門圭竇槁項而枯吟者皆喜相慶曰吾儕有望矣宋王十朋對策曰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帝親擢第一明張居正枋國趨勢者輻輳萬歷庚辰殿試其子夤緣及第臚傳後有函入曰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居正大怒索其人已亾去矣萬歷至今三浹庚辰百二十年間江陵父子

死骨久朽而至今談其事者猶有餘恨

今皇帝神聖輔臣皆賢固絕無江陵其人者乃

聖心防微杜漸猶恐紈綺蔽單寒必擇天下之俊良以授天祿昔段灼嘗慨據上品者皆公侯子孫當塗昆弟華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沈今公道彰而士心奮雖百世之下當有聞言感心者況夫身被其榮者哉臣故謹記之以志盛事云

高士瓦覆遺金記

春日高士行乎獨松關見遺金一封於路上書縣都姓氏蓋田僮輸官賦者高士瓦覆之牆基之草叢坐而守

之俄有一人惶遽而來僕身左右視高士問曰汝何尋
曰尋失金指之曰瓦覆者非邪其人拾之喜而去門人
路問曰夫子不取之以與之而瓦覆之何邪高士曰惡
奚其然凡恩怨起於施報施報生於人我彼失之彼得
之我何與焉且彼不聞德瓦而感之者以其無心也是
故楚弓楚得不如人弓人得之宏也物各止其所毋爲
恩尸毋爲怨府小子識之明日門人以告馮子馮子歎
曰爾之師賢於沈麟士遠矣鄰人路認其屐麟士曰是
卿屐邪跪而返鄰人歸家得屐以還麟士麟士曰非卿
屐邪笑而受之吾嘗以爲一屐之微鄉鄰出入相友何

分爾我既哆侈於是非之間而猶多此一笑也隣士有心爾之師無心賢哉瓦覆吾將記之門人笑曰多矣乎先生之記也亦有心哉高士爲誰杭人白衣冠五十年者也門人請曰母著吾師姓名以成其潛德馮子曰敬諾遂不著

商孝子斲手記

戎州孝子商瑜父好博多負盡亡其財猶不已瑜年十五屢諫不聽繼之以哭父怒笞之三十瑜遂取博具沈於河父乃止俄而病甚瑜悔之祈死於宗已乃以刀加手哭曰父實好博而我投具於河人將謂我重財而輕

父乎不斲吾手何以教孝斲之不勝痛而沒明日父疾
瘳瑜之兄瑾祕不以聞蓋踰月而父知之哭之慟命瑾
徧遊四方求有道君子之文以章之瑾因雲客先生書
其事自閩來杭而以請馮子歎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惟
當之爲貴門內之治恩揜義子之於父過乎恩可也過
乎義不可也義過則亢瑜之爲不亦亢矣乎亢必有悔
乃又以兵戕其手而賊其身是則鬻拳先軫自討無禮
以報於君者而瑜致之於其父不亦賊恩之大者乎幸
父疾瘳耳浸假傷子而亦亾則誠何以教孝也瑜蓋質
美而未學者也然吾哀其志又重雲客請瑜之死孝烈

烈如是不忍使其無聞焉遂爲記之亦用訓夫人子之事父母而不能幾諫者

方節婦吞金記

毛會侯先生之女方節婦其始嫁夫奕昭也五日而夫
亾節婦墜樓濱於死此事人皆知之其吞金耳環指環
各二枚不知幾何年節婦至死不自明雖其舅與父皆
莫知也及奕昭有葬期節婦毅然志同穴絕粒十有九
日乃死未死前夕遺矢下肉塊者二滌器入廁中明年
夏隸人涅廁曬茵道旁里農拾耳環指環各一於淤泥
疑爲銅又有拾指環一以質於肆易銀七倍一時喧傳

競往溷藩覓其餘而胡興祥之女復得耳環一合之銖
兩悉稱於是毛氏子以精鏢十倍贖而歸蓋節婦所吞
不失一焉嗚虜異哉豈非天顯奇節於身亾之後雖久
而不磨滅邪先生來杭屬予記予曰是固當記今夫經
史之垂教也善有勸而惡有懲往往於天地鬼神著其
權故其陰爲善也天必著之如風發金勝之書是也其
陰爲不善也雖已沒世天亦必著之如魯夷伯有隱隱
雷震其廟夏父弗忌犯鬼道二犯人道二旣其葬也焚
烟徹於上是也他如縣賁父敗績死忠未彰也圍人浴
馬而矢見呂后考終惡未報也赤眉掘陵而屍辱因是

而思節婦吞金時發於至誠之死靡他貫金石泣鬼神
雖深閨曲房而上臨下鑒夫誰能掩之噫凡稱未亾人
者聞方節婦吞金事亦可以興矣

憫烈記

雲叟言臨汀白氏女嫁夫七日而夫亾白氏絕粒十日
死事聞有司請旌有司判曰婦當守節不當從死例不
旌也時有邱氏者寡居三十年而私產五子其家富請
旌有司以合例旌之馮子歎曰節烈世之所高死人之
所難以甚難之行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人當蹈之矣
人不能蹈也則必非之曰是不合例雖死吾弗與也苟

合於例名其姜而實夏姬且旌之昔張裔對孫權曰卓氏寡女賢於買臣之妻鳴序自有此言而更二夫者恬不知恥久矣白氏不旌而郈氏旌則寡婦皆賤死貴生陰爲不義其禍天下之人心何底乎雲叟曰君子旌之賢於官乃作憫烈記

沈八公重復放生池記

不仁之人必忘本其始也孝亾於所生而後於民物也無所不忍傳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孝而能仁者無之子觀沈八公氏重復其先放生池而本天本祖之道仁人孝子之用心胥

於是而僞焉八公大父赤淵公爲後渠袁氏館甥袁氏
無子遺產赤淵有池焉長一百三十餘步廣三之一游
儵行育於其中赤淵卽世子澤民紹業澤民者八公之
考也捨池放生後以貧質池於碎疆八公老矣殫力復
之而先志於是不墜懿矣哉八公之仁也八公之孝也
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本天本祖以仁育萬物
而有合於聖人父天母地之心其道至大傅休奕稱荀
何曰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或徒以爲浮屠氏
之教則然不亦固哉八公屬予記遂書之

流民船記

淮揚浸災流民船入江南每炊烟起望門乞食居人斥
遠之馮子見而歎曰自封者不祥虐無告者有殃茲方
逢天必自戕也已而大火燔其里人皆露棲有乞者息
廬詩云水沒千人十上船漸近人家炊晚烟我見人喜
人逢我怒何船敢繫垂楊樹傷哉因記之以勸作善降
祥者

邱大參公考終記

得喪死生之介能明其理斷然行之而無所係戀於其
間豈不賢哉人之情貴得而賤失嘉生而惡死故仕宦
必靳至將相享年必靳喬松之壽而後滿志斯二者人

情之大願智者順之愚者溺焉若夫懸車於未至之年
達觀於疾革之日吾於山陽邱大參公見之矣西漢孝
宣以前丞相致仕自韋賢始時年七十餘而薛廣德懸
其安車以傳子孫此以知勇退之難漢書又載朱雲老
病不呼醫飲藥竟以壽終乃最爲達公以漢陽太守擢
參政年未艾也卽解組歸卒年八十有一其卒也故非
病醫曰少衰耳飲藥卽愈公屏弗飲曰有命盥手正衣
冠儻然而逝是其安得喪齊死生浩然去來而一無凝
滯於胸中者與何其達也昔疏廣謂其兄子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

千石宦成名立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公之謂
矣夫不安於得喪之分者必不能達死生之理苟當彌
留而泰然乃其所以去富貴如脫躡也景主於公家重
公之爲人故於其考終也而記之

湯中丞雜記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菴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
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蒞任時某親見其
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
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而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
曾食雞誰而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臨

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郭汝思啖雞便
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
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啓
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
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
日窳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闔城
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我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
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敝簾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
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
之然頗累馬力嗚呼

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
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
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宐其可
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趙清獻三事記

凡發姦摘伏如神者其才識得於天邪抑學於古有獲

邪子童時所覩記鐵嶺趙清獻公

諱廷臣浙
閩總督

判三事至

今杭人以爲敏有旨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
手幕簾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路旨者撫
膺大踞曰天平無辜吾自積錢吾不盜若錢乃欺虐吾

譬利吾錢而要刦乎眾皆信公過控焉命益井水投錢
浮脂熒熒也乃斲錢歸屠者法司鞫殺入者既自誣服
矣公驗屍與刃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冤後
果獲真殺人賊夏大旱山中入相驚以旱魃見若頰顏
赤鬚絳衣冠者入門人伏匿而財物失公笑曰非魃也
戒邏者謹捕之果獲暴卒伏法焉然是三者古之人
有行之者豈其才識皆得於天乎如張舉余良肱張田
之屬其智頗相類載在前史夫又安知清獻之弗學斲
斯獄於古也邪三事可傳子恐久而忘焉故記之以爲
惟良折獄者法

三蔣侯祠記

天以生人爲心人以生人爲德故人能存心利濟誠於中而久於外乃天之所甚貴也生卽未膺顯祿而沒必爲明神鹽橋有三蔣侯祠侯諱崇仁宋南渡時人出家財糴穀平價以救貧者使人持升斗自量里人呼爲蔣自量云弟崇義崇信踵其志而行之比卒里人卽其家立廟以祀度宗咸淳三年賜額曰廣福詔封三蔣兄弟皆爲侯今且歷年五百而里人崇祀弗替人多疑侯生平無瑰意琦行胡獲報如是嗟乎三侯本布衣平糶周鄉里兄弟相繼垂六七十載所濟活人無算旣誠且久

可不謂至德乎哉唐時廣陵有李珣者以販糴爲業每
斗惟求子錢二資奉父母凡升斗皆令人自量後百餘
歲仙去又宋尙書張詠守成都夢詣紫府有黃兼濟者
坐其上明日召而問之對曰愚無他善惟每歲秋收隨
意出錢糴米俟來年新陳未接時糴與細民價例不增
升斗如故詠歎曰是宜居我上也此皆生仁民而死爲
神無疑也豈獨三侯哉豈獨三侯哉祠燬於火今新之
惟景實生於侯之里今居又近祠里人日記之莫如子
宜故記之

小滄浪觀魚記

初夏亭午馮子與邵子步乎韋菴環小滄浪之池以行
飯朱魚千頭游泳荇藻閒童子曰魚飢乎魚飢乎撒糲
於池如雨羣魚上浮微者吞儵者噉往復縱橫皆乘間
吸粒而鬪其捷得則洋洋然其不得者望望然以去邵
子歎曰魚相忘於水久矣一旦動於欲而紛然擾騷虞
小補利之而庸民皆囂然攘臂以棘功利五霸之罪也
魚之無知而使生爭心此亦童子之過也馮子曰然他
日又過之久不雨水涸魚吐沫浮瀋其氣腥童子投以
飯弗顧也俄而雲興而雨降鰓皆噉喁仰水面以口承
雨惟均相與各止其所而同得其樂熙熙然忘矣是以

魚之養養魚者也天之爲也曩以童子之養養魚者也人之爲也人則偏偏則不給不給則爭夫物惟樂乎天者爲能忘邵子曰馮子曰識之乎曰識之此王治也邵子曰奚象之徵曰吾聞諸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邵子曰然於是隱乎韋菴以觀水漲而樂魚之樂旣而雨止魚潛不見

深淨軒飲酒記

秋夕三宋兄弟邀予與烏目山人飲深淨軒山人張拇陣決勝負以賭酒予屢挫其鋒時穉佳蘭揮皆不飲予

獨與大宋山言角連勝之猶賈勇不休山言謂穉佳曰
濟師汝手負則飲吾口自是予三北山人笑曰好勝者
必遇其敵信夫子卒爵三歎山人曰非歎所也曷爲然
予曰蘭揮氏之不飲也無成與虧勝亦不名敗亦不名
予有感於無名天地之始是以歎再歎何也曰稚佳氏
之戰必勝也得失無關於己其神暇故曰瓦注巧金注
殄凡外重者內拙我其拙與是以再歎三歎何也曰常
勝而驕是狃於蒲騷也吾苟保勝而斂鋒胡爲有三北
之罰噫古來勤遠略啓內憂者患生於窮黷而不知止
也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則何如光

武閉玉關謝西域坐享太平爲計之得哉語云制勝非
難保勝爲難是以三歎

記祥峰出世始事

浮屠祥峰弱冠落髮馮子問其由歎而言曰夏之日閒
游於北門之外高柳搖天而根乎水濱予樂美蔭婆娑
其下有虻徑尺據根臨水若有所耽予諦視之巨蝦浮
波一前一却所以誤虻而誘之溺也虻貪其餌身拜於
河足麗根不及三之一蝦仰腹鼓蚶搖搖然若親暱張
其鬚而卷其尾虻將吞之蝦闐然距躍出虻不意陷於
河虻於是焉徬徨蜿蜒延緣近岸蝦復跳而遠之如是

者三螭力竭淪胥以死蝦乃申兩足夾螭要領橫磨於
鬣若鋸皮裂遂中翦而監其腸曾不移晷蝦亦死於脹
悲夫子觀夫世之戕其身如二蟲之爲者蓋比比也是
以懼明日辭家別妻子遂逃遯乎方之外馮子聞其言
而感之退而書於策俾觀者鑒焉

予嘗問儒釋同異祥公曰孔孟吾師也何異焉曰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卽天堂地獄之說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也者幾希卽六道輪迴之說未有生爲人而
死復爲禽獸者未有生爲禽獸而死復得爲人者故
曰存心養性所以立命 予一日與祥公論波斯匿

王祥公笑曰不特一彈指頃過來今卽一日之間而
生老死之理備矣予曰何謂也曰明而動所謂勞我
以生也晦而休所謂逸我以老也寢而夢所謂息我
以死也故達人樂死愚者貪生祥公蓋有道者附記
二言於末以自省

賞菊記

方伯圃中多壙土種菊繁華旣開盆而列於庭分其色
各一輩升高而望之白者如茶紅者如火黃者如金已
乃參伍其色上下之望若雲錦之屏有姑蘇盧兒者善
種菊貢其白者華大如蓮房主人愛而名之曰雪蓬予

嘗召盧兒問其方對曰擇是種之佳者謹殖之平土而
舒根上得陽而下得陰溼者燥之燥者溼之故莖堅而
節疏其駢枝贅葉必翦凡苞之生也不齊吾長其兄而
夭其弟不然者華棘而不肥明日主人將享賓恐霜損
雪蓬命登盆於堂紅毛之獼小矣貓狎處相與戲於盆
獨草根而伺貓撲之獼怒而牙之撥其根而拜其枝弄
若超距然落英滿地主入晨起見而大歎姑蘇盧兒大
歎賓客來觀者無不三歎以爲恨於是將筮人奴產子
之筮華不謹者馮子後至不歎曰是固菊之命也於奴
胡治爲一旦去野以升堂遂賞於獼貓之戲是恩之適

所以害之也非奴產子之過也主人不憚曰菊亦有命乎曰有命成亦命也敗亦命也斯固慮兒不及操其成而猶與獨不克司其敗者也會不若萎萎在野者猶得榮月露而悴雪霜枵然大者安在哉夫榮而悴者菊之正命也去野以升堂而實於獨猶之戲非正命也是之謂外內之刑主人作色曰何哉外內之刑馮子曰外刑者金與木也內刑者動與過也是故宵人之麗於刑者金木訊其外而陰陽蝕其內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皆生於動動可不慎乎主人色少和有閒喟然曰善吾乃今而知靜之爲福也大矣雖然物之不材者不遷於野不

登於堂不寵貴於人人適然而榮適然而悴以終其天
年孰使之異於眾者非虛兒邪是造菊命者虛兒也實
菊命者亦虛兒也獨與猫且不得操命權而我何過哉
馮子曰善論命主人笑曰我質於言先生文曷爲我廣
之馮子遂言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而暴得大名者物敗
之吾不獨於菊有感焉古之人美也而斃才也而寺智
謀辯勇力也而刑而廁而烹而醢而五體裂奇才之麗
內刑者或無年而凶短折非才美者無命才美者固不
善安命之具也不安命則動動則凶古之碎首糜軀若
雪蓬者皆自取故曰聖人權福則取重而權禍則取輕

有以夫主人曰先生辯則辯矣抑雪蓬之實終非自取
鄉使吾不登於堂卽登於堂而無獶猫之戲則茲花不
且久榮觀而終晚節也哉故吾於命之疑終弗釋曰是
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晉將畢萬七戰而考終牖下蜀
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有心於辟禍又不若無
心於任運也主人大說曰善微小物無以發冒言雪蓬
之命亦長矣請書以爲記遂書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五

錢塘 馮 景 山公

書

上湯潛菴先生書

聖人者除天下之患者也昔聖人欲除天下之患而無其位與權於是乎作春秋蓋春秋書天下之患備矣聖人書天下之患備者非徒以爲警戒也將使天下後世思其致患之由而豫防者深思其大患之迭相爲乘而除患亦有本此莫不自君與相之心爲之善乎董子曰天下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

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是故君子以天下爲憂也且夫天之愛民甚矣作之君作之師以爲民也漢武帝有言天非爲君生民也豈不信哉聖人作春秋於日食星變雪霜雨雹山崩地震大旱大水螟蟲之異必謹書之者凡以爲民也故春秋之作聖人法天法天者法其愛民之心而已矣今江淮之民獨不見愛於天乎其大水爲災不得給饘粥保田廬者天也其居平土而亦時時抱漂流滅沒之患者非天也明公其亦知之矣知之而不救仁者何以爲心然有爲公解者曰其位不及焉其權不屬焉夫公之位固及矣然而解之

者曰位雖及而權不屬猶弗及也是故除天下之大患
視乎權而致天下之大患亦恃乎權甚哉權之爲利害
也龍淵太阿仁者試之除凶暴不仁者試之賊善良視
所操矣然而今日除患之大權實惟明公操之何也
一人所深信也青宮之師而百僚之表天下理平之所
由也側聞淮揚道路之言曰公哀吾民窮困已極今將
入告官不催科罷爲廢縣吾屬死骨復肉矣此或人情
仰望之深未可知然固以聖人之心置明公之腹中而
人人信之無異辭則明公所以自命竭精誠以靖獻上

報

一人之知而下副天下之望者空何如也夫以江淮澤國隄防之不修天災洪水不時必使不役一夫勢亦誠難然役之者計工予直則可矣乃今經手者不一官染指者不一吏民直空手而歸耳役數萬之夫於土功則必失數萬之夫於南畝而又蝕其直民實贏餒而督工之鞭笞隨其後嗚呼民困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累年蝗湧以此也大哉漢文詔曰禍由怨起而福由德興故曰致患有由則夫除患亦有本矣明公正人也言正言行正行今爲宮詹長自能輔導儲君養成德性其故事賈董常言之不待景贄昔李文靖爲相日取水旱盜

賊奏之欲人主知四方艱難大臣用心固窻如此景錢塘之狂生也性嗜義蹈水火不顧蓋聞聖人之論儒行

曰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起居竟身不忘百姓之病

其憂思有如此者

文選案儒行文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注信或爲身

公蓋本此作終身舉動用

久客山陽悲此鞠凶烏能已於言耶當今

名卿如都御史魏公環溪景昔己未上書盡言輒蒙容

納兩浙中丞趙公玉峯今丙寅春景條陳時務十五事

悉見采擇刊教施行浙東西十一路獨恨無因緣進於

明公今公應 召北首惡可當吾前而失之孔子曰遇

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敢進

說如右伏望明公以愛民者答天意以春秋之道格
上心明致患之由端除患之本正其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天下則禮樂興王道舉萬物被太平之澤景固
所被中之一物耳且得以狂終老巖穴閒自是以還亦
可絕口不譚當世之務矣

時湯公不由江淮入都此書無從達因寄萬季野代
投公見書三太息方處憂心悄悄時公遂語季野致
意且勉立德功不在徒言也又嘗語門生沈昭嗣曰
令友馮山公固是不朽人又曰青史名長不在暫時
科第也景至今書紳矢不負公語

自記

上總漕徐公開澗河書

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興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宐行毅然起而圖之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澗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亦天行之常耳連絲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以危矣令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爲魚欲不寒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放諸海九功旣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欲

其遠績禹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碓碎沫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漑灌百
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漑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
涇水爲渠漑馮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
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埧之築
淮陽食其德不衰澗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軋東溝七
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澗河
失浚水面高於城中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涓滴
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
日習爲故常因是興文閘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

是閘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無
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居
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濶河通時
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闢不閉故
文風科名寢昌而閭閻血脈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
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竇邳宿睢沈諸州縣
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填溝壑丁壯流離轉徙魚潰
鳥散賴明公疏請蠲賑市鄰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
更生然愚爲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濶河爲己
任蓋蠲賑市粟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

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
迺旋議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不先定又無實心
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爲明公果毅然速行其在今日有
七便而擅五利請爲明公陳之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
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濶河洩之
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
人人樂役其便一旦濬淤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
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椿柳葦綠之費加築則有採石辦
灰運費相杵之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
便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

可應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
奮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
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卽罷無追賠之累日得四分
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澗河輸淮近以河淤
故反就淮糴米充數姦僧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澗河一
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賈採買之弊孔
盡塞其便五欲開澗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
通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
日約挑土若干其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筭然後不
惜命駕復覈了然委員分管事闕考成官吏奉公胥徒

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歷二十二年開濬澗河碑記具載澗河肇自宋人疏達三城積滂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歷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爲歲修費著爲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尚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勲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闊如前式復於城西興文開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

於河澁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
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卽歲修銀兩不敷
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攷準而行之其便七
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路也嘗稽昔賢多以
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
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並興或譏不急公曰
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亦然值杭大旱饑疫浚二河濬
六井築西湖長隄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計
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利
王安石爲鄞令築堤濬塘皆以歲款舉事今濬澗河藉

活飢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
旱無田禾廬舍猶在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
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厰舍招
集流亾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詣所在有司報名
注冊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飢民歸之如
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尚有募民徙塞下以
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
邑成都此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
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亾命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棲畱有所資生有

甚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
安枕此三大利也澗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土
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
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
所謹啓閉時蓄洩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
澗湖通則三城無涇水興文之關可開生氣流轉地靈
人傑賢才輩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王孫枚氏父子
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
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
百世之後猶將載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

癸酉試順天上董總憲書

辟雍者首善之地天下人才所共歸往者也白虎通曰
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
之儀則故謂辟雍也英俊之士巖棲而川居以禮招之
猶恐不得致惡有下逐客之令如今日鄭御史之所奏
者乎彼蓋嫉太學生徒來試京師者江浙走名之人居
多首下尻高喪失廉恥營鑽關節故建議謂莫如令各
返於其鄉應試之爲便因噎廢食非通論也若從其言
太學六館虛無人而祭酒司業之官皆可廢自古及今
有是事乎村學究聚羣蒙而教於其塾者累世矣鄰有

豪暴者嫉其一徒不肖空羣而逐之墟其塾曠其師村
無讀書聲可乎不可也江浙走名者不過數人謹飭自
好者比比也言官苟訪問得實第斥此數人者以靜士
氣其作姦有驗者明白奏

聞重者法之輕者黜逐於國門之外并不得齒於其鄉
亦可矣顧爲是變古亂常之言何居乎漢朱浮上書曰
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求之密
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浮之斯言切中事
情不惟叔元云爾歐陽永叔議學狀曰若不用四方之
士止取京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尤其不可者也宋朝

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日二蘇將就試子由忽
病公輒奏上展限上許之自後試科竝至九月夫憐一
人之才不得與試且改常例此誠古大臣好賢之盛心
非庸人可學顧江浙之士千餘豈無一人才及子由者
必驅之使歸不得與試抑何用心刻薄與韓忠獻相去
天淵邪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
曰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
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
彘自爲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誠篤論
也今疏下九卿議伏冀明公報罷無稽之言上廣闢門

之聽收賢才以宏教化崇首善而重京師天下幸甚

與張毅文論折田書

適論折田較元額畝數多寡不同云卽禹貢上中下錯
遺意大善頃得劉給諫疏彙讀之其說益詳所謂地形
有高下平頗土性有沙鹵肥瘠古人則壤定賦固不能
強之使同是也就揚州而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
額徵五萬餘金全書已注明折數矣若高郵田二萬五
千餘頃額徵四萬一千餘金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征四
萬四千餘金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非泰州之
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

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二萬八千餘金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二萬餘金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爲一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爲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因是而知山陽之田所謂原額一萬八百四十二頃者大地也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者小地也何疑焉今

上命修簡明新書將來頒行天下縱有言利之徒欲變成法可以無慮但山陽縣誌未及此足下修誌宜載劉疏及鄙言亦愛護鄉里之助也景頓首

與喬侍讀書

景頓首石林先生閣下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之節也別
是非正舉錯入告於君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大臣之
忠也然而君子無求大臣之心而大臣有必薦君子之
勢爲君子者宜如何而處之曰告之以其誠然而不欲
出者以樂吾志而已矣方子公力排開上河議時舉朝
明知其孤忠而重違上官大夫之意於是相與蓄縮首
鼠

天子顧問皆模稜持兩端惟閣下奮不顧身直陳利害
天子動容大臣變色而明日又厲聲叱上官大夫於朝

同列莫不縮頸駭汗閣下意氣自若方是時閣下與于公無積累之歡特爲國是起見重憫江淮億兆夷人無辜而斬艾迫於至誠議不反顧然于公不得不引爲知己者亦非徒德閣下出死力以助之而感閣下正道直行有同心共濟之雅也及羣小中傷落職家居比見閣下貌益豐氣益道著作益富曾無幾微不自得者蓋閣下嘗以樂志名其堂於此信之今大姦去公道彰閣下豈有冀焉而今日閣下姓名復徹於

天子之耳

臨朝而垂休問者于公也于公之意夫豈苟以一官榮

閣下是非明舉錯當以人事君其道宜然又況同心力
共患難於疇昔者乎然景獨謂閣下其必以誠辭其說
之詳則見於憂治論揆諸君子進退之節抑又不可不
審景誠不自揆區區之心願陳於左右昔歐陽永叔與
范希文爲深相知坐希文貶及希文經略西夏時辟永
叔爲掌書記而永叔不從其書曰吾當與公同其退不
當同其進也閣下必能爲永叔無疑而景復有言者辱
知之厚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不宣

爲平陽令上王撫軍書

平陽常平倉餘穀分貯寧金衢三府不敷之十一縣計

其程皆由處州下河歷桃花嶺諸山至金華分途進其
閒舟裝陸運動必需夫今奉檄撥穀四萬七千四百七
十石有奇需夫稱是而腳價日用諸費過之平陽兵燹
之餘戶僅三萬而贏乃需夫至四萬七千四百七十有
奇雖驅南畝之農夫而不足也實徵地丁銀兩僅二萬
餘而水陸腳價日用之費倍之雖罄百室之蓋藏而亦
不足也役四萬七千之夫而疲於道卽失四萬七千之
農而荒於田將見百姓流亾飢寒失業稼穡從何而治
賦稅從何而供乎夫穀自平陽肩負出郭登舟而至飛
雲渡自飛雲渡陸運半里至瑞安河瑞安河至溫郡盤

填過船而抵處州下河每石費水腳銀二錢總計之當
九千餘兩就舟則皆高灘淺水米穀重必旬餘始克到
就陸又皆巉巖險道負重陟嶺三百餘里乃抵金計四
萬七千餘人口糧腳價旅宿諸費又若干金此出之官
邪出之民邪官無以墊民無以償公私交困死亾無日
矣此第自平陽到金華其費已如此況由金而分運於
東陽武義浦江義烏湯溪由金而分運於龍游江山常
山由金而分運於慈溪黃巖定海爲時爲費又不知幾
許乎或謂黃巖慈溪定海三縣瀕海海運可通萬一風
波碎船人穀兩亾誰任其咎去年部議浙係澤國舟楫

可通此泛論浙西地形可耳詎所語於溫郡之隔山阻
海者邪卽部議令運貯於不敷州縣亦非定令有餘之
縣運之也夫各縣有餘不足莫非王土王臣與其疲一
縣之民分運穀於十一縣而獨力難支何如以十一縣
之民共運穀於本縣而眾擎易舉乎若准照糶價買補
之例施行上策也或用中途接運之法以均勞逸抑亦
中策也舍是二者無策矣惟憲臺擇一而行之

與邱季貞先生書

中夏寄短札以申遙情比來音驛致希勞結何已江北
苦潦淫霖累旬曠曠陰霾罕遘陽景昏墊之狀不可具

說舟行橋上鼃鳴竈下牆傾棟摧與雷雨之聲相荅和
甚可怪也日者隄決真武廟滿城惶惶幸中秋後天氣
開霽淮民之得免爲魚者幸耳所以然者澗河淤塞日
久淮安三城之水無所洩故也景同鄉有吳常欽者爲
大河衛守備雖武人有志茲事景力勸之作文書請開
澗河至軋東溝七十里達射陽湖而入海則三城水患
可已此事行淮南數世之利也上之觀察使乃徒歎其
言甚懿莫肯任責者議寢不行噫秋雨僅一月城不浸
者半濱河人家莫不流離轉徙景常駕舟出郭比戶無
炊煙數里不聞人聲惟羸犬猶守空屋垂尾狂走環水

而嗾設使月常離畢而江星數動則三城爲具區矣賈
生日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若今
所見皓皓盱盱閭殫爲河延道弛流蛟龍騁遊其去狐
子之決無幾而當官絕不經意患過則忘徒恃不可知
之天時偷懦苟安如病已中腸胃猶諱疾忌醫是豈可
不爲寒心哉先生居史館方修河渠書而淮揚爲桑梓
邦豈無意乎誠以客冬

車駕南巡之澤得究斯績先生待

詔時爲

上懇懇言之其利博矣紀綱北首附問近履兼述所志

伏冀留意不宣

與陳潢書

嘗聞損上以益下謂之益損下以益上謂之損明於損益之道必不肥官以厲民善乎賈誼有言民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自古至今與民爲讐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出爾反爾畏乎不畏世之興利不顧患者其本意非必悍然讐民特以爲不如是則無由暴已之能而受知於上以蒙福耳然吾觀古來興利之臣皆不得其死如漢桑宏羊唐宇文融王鏐劉晏輩始未嘗不取貴仕卒由此敗宋如李諮陳恕林特子孫皆不免非

命蓋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且書諸史策永受惡名不亦
愚且哀哉山陽民田原額一萬八百四十二頃零今折
時田四萬六千頃此載在易知由單可考者夫時田卽
原額所謂京田以小地析言之有四萬六千頃之多以
大地折言之止一萬八百四十二頃有奇耳自明迄今
未之有改也乃聞足下創議欲照時田之數實征於民
民苦大災大役極矣復能堪此邪

今上至仁至明重憫江淮水災不惜發帑金數百萬以
濬下河而其恩方未有已也此議果上爲國歲增賦金
本以邀功而

上或反以爲罪唐太宗黜權萬紀曰朕所乏者非財也
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
專言利以桓靈待我邪今欲變成法以斂眾怨不務宣
上恩德而大傷國體非罪而何明則不惑仁則不忍朕
民之生此議上而受譴決矣興利求福迺更得禍事固
未可知也孔子曰損人自益謂之不祥仁者不惜己身
以利天下而忍出此哉假使病天下以利吾身不仁者
忍爲之究竟作孽降殃禍集厥躬不得良死如宏羊融
晏輩可爲不仁不知之極也傳不云乎命可長也柰何
弗爲仁者知者其圖之今譎言滿路怨謗交作咸謂出

足下意卽非出足下意尤當諫止主人翁以弭謗語云
擇禍莫若輕僕與足下同鄉里令族弟又雅故有所聞
見敢不盡愚

解春集文鈔卷第五